

中國文學精華

漢書精華

第二冊

810
5044
II

#810
5044(II)

漢書精華卷二

賈鄒枚路傳

賈山 鄒陽諫吳王書 枚乘 路溫舒 贊

四人行豎不相類而並以上書顯名故附爲一傳。

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繩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一嘗給事潁陰侯爲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論，名曰至言。一其辭曰：「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目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日久遠論，願借秦目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一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任，謂役事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犯罪者則衣赭衣。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

連用至於此云
云三段，文勢如
貫珠。

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高房也。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櫛，櫛也。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一爲

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

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目金椎，

隱，築也。目，鐵椎築之令堅實而使隆高耳。

樹以青松，

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一死葬乎驪山，

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

被目珠玉，飾目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爲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

世曾不得蓬顆

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

蔽冢而託葬焉。一秦日熊羆之力，

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

漢以六句收結上

文。臣昧死目聞，願陛下少畱意，而詳擇其中。一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

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目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

聞，忠臣之所目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

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

死亡而道不用，

應地之難者數句。

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

之人，皆得盡其力，

應江皋河漢數句。

此周之所目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

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目威，壓之目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目諫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諉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目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醕，進食曰餽，醕有少飲酒。祝饒在前，祝

故以天子一段，
應古者聖王
之制一段，文之
有迴波處。
自昔者至此之
間也一大段，中
分四小段。

鯁在後，應古鯁字，謂食不下也。且老人好鯁，故爲備祝目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目
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
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
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一昔者秦政力并
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目爲郡縣，築長城，目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
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
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目適其欲也。
一一段。昔者周蓋千八百國，目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
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目千八
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目
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暗指文帝與諸賢良方正對獵事。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
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

天下莫敢告也
一句掉轉亡策
老之義六句正
與古制相反再
應古者聖王之
制一段
賈山指秦之失
專歸於此
上引時以結上

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一段。}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目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目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桀世廣德，目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目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目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目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一段。}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目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目道諛嬖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謔言則退，』^{大雅桑柔之篇。}此之謂也。^{一段。}又曰：

意下明說以起下意。

至此纔說判文帶身上。

射獵二字疏中

「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大雅文王之篇，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目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一今陛下念思祖考，衛追厥功，圖所目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訴訴焉曰：『將興舜堯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自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

關隴，賈山規文
帝之過專在於
此。

自此以下盡發
掘陳本皆修先

聞之，又必怠於政矣。一陛下卽位，親自勉目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廢馬目賦縣傳，去諸苑目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目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

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目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目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目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目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詩。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目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

王之道，是欲文
帝行養老養賢
之政也。惟陛下
所幸，此語非所
以導人主。
古者大臣一段，
雖似更端，不過
申結。

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一古者大臣不媒，狎也。故君子不
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
射獵，使皆務其方目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目稱大禮，
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
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
下與羣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
計，軌事之大者也。一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目爲變先帝
法，非是。一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一又言柴唐子爲不善足
目戒。一章下詰責，對目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目易富貴；富貴者，人
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
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目廣諫爭之路也。一其後復禁鑄錢云。

吳王曰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鄒陽，齊人，仕吳以文

陽書大指已括盡此數語中，爲其事尙隱，故陽書全是隱語。此文辭極微。

陽欲開說吳王，而故譏其辭，指使吳王聽之，不能不動心，肢神而亦無以爲罪云。

敘漢攻取之勢，是刺骨語。胡是趙隱語，越吳是隱語，皆漢皆有以待之，是吳趙未足爲漢難也。

辯著名。爲其事尙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

然後迺致其意。一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關西爲衡，衡平也。

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目叩函

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一今胡數涉北河之外，

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上射飛鳥，下盡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

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閒，文帝立遂爲趙王，取趙之河閒，立遂

弟辟彊爲王，無嗣，遂欲復還得河閒。六齊望於惠后，悼惠王入朝，呂后欲燒殺之，獻城陽郡得免，六子自此怨

之。城陽顧於盧博，城陽王喜也，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淮

南國王三子爲三王，念其父見遂殺，思墓欲報怨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言諸國各有私怨，

欲申其志，不肯專爲吳。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言胡爲難，越爲吳

難，不可恃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目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

河而下，北守漳水，目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

也。

一 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陳不敢指斥，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豫非淮陽趙人之機，漢折

西河日輔大國，目破靡其計，欲隱其辭，故諷言胡越益進，越益深，爲大王患之，目銷亂其語，若吳爲憂助漢者也。臣聞交

龍翼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

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音干。飾固陋之心，則何

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目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

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

察聽其志。臣聞驚鳥桑百，不如一鶚，鶚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夫全趙之時，武力

鼎士，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殺服，盛服也。鼎士，群卿之士也。而不能止幽王之

湛患，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西謂

廢選嚴道而死於雍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賁謂專諸，賁謂孟

賁。故願大王審畫而已。一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寢義父之後，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救

往時趙淮南已
如此可變也

比買吳楚之計。

此書是實吳王
楚謀未露之先
而諫之故全不
露出事情而長
喻諫譬而虛利
解文字埋伏變
化百態橫生真
善之善者也

詳諸臣，劉春秋竊將機父也。

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

梁益之間所變謂其肥盛曰壤。益目

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

濟北王興居反見詳淮南王長有罪

見後，死於雍，所目然者，坐二國有殺臣如新垣平等勳王共反。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

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

過計於朝。

爲吳計者，竊新垣平等勳王共反。

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一高

皇帝燒棧道，水章邯。

目水灌其城。

兵不甞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

破，水攻則章邯目亡其城，陸擊則荆王目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

也。言不可慮幾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

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目有天下，

禹無十戶之聚，目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

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目直諫，

一篇體驗。

乘書雖不直指
吳王之辭，而其
辭情明切，勝於
鄒陽多矣。

此下文如串珠
累累不絕。

曾父子君臣其義一也。

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

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一夫目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

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

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目復出，其出

不出，閒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繫卵，難於

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

萬乘之勢，敝，盡也。究，竟也。不出反掌之易，目居泰山之安，而欲乘桑卵之危，

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目爲大王惑也。此上喻言其事甚難。人性有畏其景

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

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察也。一人炊之，百人揚

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拘薪而

救火也。一此上喻言恩禍不如勿爲。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

文字極錯落。

此天下名言。

此是吳王遺謀已露，故諫之如

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一

乘自曾所知者遠。

此上喻言禍有不知。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

統，古統字。單，盡也。幹，

者交木并上目爲欄者也。言敵壞之極，常期傷并上木欄也。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

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磨，亦磨也。底，案石也。厲，卓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一

此上喻

言禍福起於微成於漸。

吳王不納，一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卽位，御史

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目誅

錯爲名，漢聞之，斬錯，目謝諸侯。一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先提秦國富強形

此中間利害，顯反覆詳盡，可謂善言矣。不如伍被所開脫尤疏拔。

連用五不如，文勢抑揚頓伏。

起漢家。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目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一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修恩養目撫戎狄。而南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言其不敵。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目爲吳禍，此臣所目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目訾於漢，訾，量也。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富之也。利劍鋒接，必無事矣。一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失職，謂被削損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子，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一以名勝之。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

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置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

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吳目漢水朝夕爲池也。深壁高壘，副目

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目爲大王樂也。一以富助之。今大王還兵

疾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

頭，循江而下，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飭

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目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方以利害言。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吳楚反皆守約不從。齊王殺身，目滅其跡，齊

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書稱之，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膠東膠西濟南濰川王也，發兵

應吳楚皆見許。趙囚邯鄲，歸寄國趙王於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

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張羽韓安國將兵而處吳軍之北，目距吳。弓高

宿左右，弓高侯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息，臣竊哀之，願大

王孰察焉。一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一漢旣平七國，乘由是知名，

溫舒之誦，雖爲獄吏，其實譏當時之君，故始言秦之時，實治獄之吏，山上貴之也。次言上下相賊，以刺爲明，上實惡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

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竝遊，得其所好，不樂郡吏，目病去官。一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一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迺目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目爲牒，編用寫書，小節曰牒，編聯次之。稍習善，求爲獄小吏。一因學律令，轉爲獄吏，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一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一坐法免，復爲郡吏。一元鳳中，廷尉光目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光解光。守廷尉史。一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目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目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